

私奔与叛逃

裴晓青 谢电波 段春桃 译
著 布赖恩·福布斯

COVER STORY



序 言

“你还没看够吗？”在内部电影院里，霍华德在黑暗中
说：“这片子真够恐怖的，已放三遍了。”

“请不要耍花招，这是我妻子……”

放映员又一次开动放映机，纽曼如同冻僵似的呆呆地坐着，面部毫无表情，两眼直盯屏幕，仿佛接受了催眠术一般。

把这个现场用摄影机拍下来的，是个内行。电影又重开了，影片又清晰地重现了亚丽克西丝，月光下，她正在一条陌生的街上溜跄，一辆小车的前灯突然射向她的双眼，她把手一甩，身后朦胧地显现出一座古怪的城堡。迅速驶来的小车一下向她冲来，把她那秀丽苗条的身躯象布娃娃一样撞倒，又从她身上压辗过去。

纽曼的胃部一阵痉挛，他感到轮子正在压碎她那颓然倒下的身躯，打断她的骨头，撞碎她的头骨。小车猛地停住，车后，亚丽克西丝躺在路上一动不动。纽曼能够听到司机把变速杆推到倒档的位置上。影片寂然无声。只有放映机咔咔的声音。他手指紧紧地捏着香烟，白光从倒下的躯体移到高耸的城堡上，如同一个从安徒生童话的插图中剪下来的黑色剪影。

小车高速地倒回，司机没有转动一点方向，从躺在路上的躯体上压回去，纽曼听到她的骨头在碎裂。她那漂亮的面

庞压成了一团肉酱。小车停在离亚丽克西丝几码远的地方又一次往前开去。

影片闪烁着，光线在纽曼眼前晃动。银幕一片空白。他站了起来，走到旁边的过道上，走出这狭小恐怖的电影院。霍华德急忙跟上来，在门厅处拉住了他的胳膊。纽曼甩掉他的手，仿佛讨厌任何人。

“那是你妻子？”霍华德问。

“我以前就告诉过你，那曾是亚丽克西丝。”

他已经用过去时说她了。他象一个机器人似地沿着雪白的走廊走着，一步一步地，左、右、左，一直往前。

“很抱歉，”霍华德又开口道，“她是不是在追踪什么呢？”

“你闭嘴，我认出了她，就这么多！”

“那卷影片是放在一个罐子里从离你寓所很近的一个邮局寄来的。邮戳是SWS——”

纽曼继续走着，熄灭的烟卷仍夹在指间，他仿佛象亚丽克西丝一样地死了。他大步大步地走着。霍华德不得不加快速子才能跟上他，他试着改变话题说：“有一个简短的纸条，上面用印刷体写着告诉其他人不要靠近普罗坎，这是……”霍华德话还没说完，这时纽曼的样子使他害怕。所以，他接着又说：“去我的办公室坐会儿，喝杯咖啡。也许是某种较强大的势力？我们已经有几个参谋人员看过此片，想找出那个国家在哪儿，那个城堡——”

“我在什么地方见过它。”纽曼用机械的语调说道。

“哪儿？”

霍华德意识到这个问题提得太急促了。纽曼快要走出前

门了，他边走边答：“在一张画上，我不知道在哪。特威德会负责此事吗？谁是普罗坎？”

“我们一点也不知道。”

“行了，撒谎。”

纽曼注意到了，霍华德在回答之前有个短暂的停顿。他走到接待桌前，穿便衣的门卫站起来向他要入门证。霍华德摆了摆头，门卫又坐了下来。纽曼打开门，没回一下头，也没说一句话，下了台阶走到新月路上。

这是最初发生的事情，它引起了一九八四年的那场大搜捕，——因为美国总统选举预定于十一月七日举行。在那个寒冷早晨的七点——当时气温还没上升为热气浪，即长达两个月之久的热浪——纽曼乘出租车回到他的寓所，当时还是八月三十日，星期四。

纽曼的寓所位于加州圣巴巴拉县圣巴巴拉市，是一座两层高的白色建筑，坐落在圣巴巴拉市中心的圣巴巴拉大道上，离圣巴巴拉大学不远。纽曼的寓所是一个单间，面积不大，但设施齐全。纽曼的寓所是一个单间，面积不大，但设施齐全。纽曼的寓所是一个单间，面积不大，但设施齐全。

纽曼的寓所是一个单间，面积不大，但设施齐全。纽曼的寓所是一个单间，面积不大，但设施齐全。纽曼的寓所是一个单间，面积不大，但设施齐全。纽曼的寓所是一个单间，面积不大，但设施齐全。纽曼的寓所是一个单间，面积不大，但设施齐全。

纽曼的寓所是一个单间，面积不大，但设施齐全。纽曼的寓所是一个单间，面积不大，但设施齐全。纽曼的寓所是一个单间，面积不大，但设施齐全。纽曼的寓所是一个单间，面积不大，但设施齐全。纽曼的寓所是一个单间，面积不大，但设施齐全。

第一部分

第二桩事件二十分钟后发生，它纯属偶然。纽曼坐在出租车内，当车子驶近他的寓所南坎星顿的贝热斯福德路上时，他感到自己难以支持，无法做早饭。

他告诉司机，在环绕圣·马克教堂的庭院边停下。他下了车，付了车费，往西边的广场饭店走去。因此，他没看到那辆蓝色的科蒂纳，它非法地停在不准停车的地方，面对着他所住的蔡斯莫旅馆大门。两个男人站在汽车的前面。后来，一个证人告诉警察，他们穿着黑色的制服，但说不出更多的东西。

然而，纽曼的确见到了站在行人道上的邮差。他查着他正递送的一批信件。他抬起头来，咧着嘴笑着说：“早安，纽曼先生，又是愉快的一天。您认为这股热浪会延续到圣诞节吗？”

“可能吧！”纽曼以同样单调的声音本能地答道。这种声音曾令霍华德十分不安。邮差抽出三封信，上面有着纽曼的名字。他看到的是一个十分强壮四十岁上下的男子，胡子刮得净光，浓密的黄中带红的头发，一幅滑稽相，他认为生

活大都令人可笑，那天早晨回头看见邮差的面孔是刀刻似的，十分冷峻。这是后来告诉警察的另一桩事情。

“今天早晨，您有三封信。还有一封是从国外来的，生意一定不错。”邮差说。

“谢谢。”纽曼以外国记者的口吻漫不经心地说。说完他继续往广场旅馆走去。它是一座十六层楼的大厦，俯瞰着伦敦的一部分。棕色普通信封中是二张帐单。当他瞥见第三个信封时，他停了下来，站在路旁的镶边石上。

他认出了她那龙飞凤舞的字迹，感到浑身发冷。亚丽克西丝的，一封死者的来信。信封角上急匆匆贴的兰色标签上，用法文、芬兰文和瑞典文印着“航空”的字样。邮戳清清楚楚，在红色的圆圈内，有“赫尔辛基”的英文字样，还有日期“84.8.25”，还有赫尔辛基的瑞典文名“赫尔辛福斯”。

这给他一种古怪的感觉。今天是星期四，亚丽克西丝上星期还活着，当时她发了这封航空信。这时他尽管脑袋发麻，但作为一名外国记者凭着长期积累起来的经验，促使他开动脑筋。

那个装着霍华德为他放映的恐怖影片的圆筒，只可能被人带到英国后于当地邮发，这个人是从赫尔辛基飞到希斯罗机场的。这一切发生在过去的四天或五天内。

他自然而然地走到广场旅馆，那封没有打开的信装在他兜里。他走进了咖啡厅，点了咖啡、烤面包，在一张远离其他顾客的桌旁坐了下来。他边喝着黑咖啡，边看着信封的外部，左上角也用深蓝色印着一个旅游的名字和地址。

卡拉斯塔加托帕旅馆，卡拉斯塔加托帕梯D O 300，赫尔辛基33，他曾经被派往赫尔辛基，但一直呆在市中心的马

尔斯基，他从来没听到过这样一个冗长的旅馆名字。他慢吞吞地在烤面包上涂上黄油，加上果酱，迫使自己吃下去，同时打开了信封。

里面装着一张纸条，文头也是同一旅馆的名字。他的蓝眼睛浏览着粗犷的笔迹，使他想起海浪。第一遍他没看进去任何东西，他开始看第二遍。

亲爱的鲍勃，我正急着要去赶那趟船——它10点30分开。得阻止住亚当·普罗坎。我把赌注压在群岛上。我现在动身了，我将在去码头的路上发这封信。亚丽克西丝。

只是“亚丽克西丝”，不是“爱你的亚丽克西丝”，因此，即便是最后，什么也没有改变。他们之间的关系断绝得很完全，很彻底。这封信只是一种职业上的联系，但她向他致了临终的痛苦的问候。不论她在为《世界报》调查的事情是如何的复杂，她相信如果发生不幸，他是能够把调查继续下去的人。不幸的事的确发生了。

普罗坎。

霍华德曾提到过普罗坎，然后又说他对普罗坎什么也不知道，纽曼倒出些黑咖啡，点燃一支烟，把他们所获得的可怜的一点点情况拼凑到一起：

亚当·普罗坎，他可能是任何一个人。一艘船在某处离开——假定是赫尔辛基港——时间是10点30分，这意味着是上午，如果亚丽克西丝指的是晚上的话，她会写22点30分。这艘船往哪儿去呢？他希望不是去列宁格勒，而是去上帝那儿。

群岛。哪个群岛？瑞典群岛象链子般从斯德哥尔摩往欧布群岛——延伸，图尔库群岛是世界上第二大群岛，它由许

多岛屿和刚刚露出水面的小岛组成，地势错综复杂。一个群岛有什么重要的？她指的是哪一个群岛？

最后，他还有两点线索。一点是一个芬兰旅馆的名字，亚丽克西丝一定在那里呆过；另一点是电影背景中的那座古怪的城堡，亚丽克西丝是在那儿被那个司机象割草一样地割倒。他在哪儿见到过那座矗立于城镇之中的十分古怪的建筑物。

他付了帐，往他的寓所走去。当时已是8点30分，伦敦的人开始为又一个劳累而烦琐的日子而奔忙，不少行人在人行道上匆匆而过，当看到顶篷上有盏灯的警车停在他的寓所前时，他立即意识到出了事。

特威德尽量按捺住自己，不让自己发火，由于他到秘密情报局比往常迟到了。霍华德把纽曼早先拜访的事刚刚告诉了他。特威德已近中年，体格强壮，站在办公室的桌子后面。办公室在二楼，能俯瞰着克雷森特路，只有他们俩人在。

“我认为他有权力看那部影片。”霍华德对他的副指挥官说：“除非你忘记了，亚丽克西丝是他的妻子。”他又讥讽地补充道。

特威德取下他的角质边的眼镜，用手绢的角擦着镜片。他盯着霍华德，霍华德身高六英尺，象往常一样穿着质地和款式都很讲究的深蓝色套装，脸庞光滑，胡须干净，简直无可挑剔。他发现特威德的眼神并不慌乱，便把零钱在裤兜里弄得叮当作响。特威德把眼镜腿细心地勾到耳朵上，并不着急回答。他从皱巴巴的夹皮兜里抽出个信封，小心地放在桌子上。

“我知道亚丽克西丝是他的妻子。正因为如此，我才认为把那部影片放给他看是极端残忍的。”他开口道。

“这儿我说了算。”霍华德强硬地说。

“在普罗坎这桩事情上不同，刚才我被召去见首相，你最好读读这封信中的那封信。”他以惯常彬彬有礼的语气纠正他道。

“我希望不是又一个该死的授予你全权的命令。”他怒气冲冲地说。

他一把抓出信封中折叠着的纸张，很快地读了一遍，又扔回给特威德。“这是第二次了，我要抗议。”

“你知道怎么办。”

特威德的语气中有一种不同的暗示，使得霍华德仔细盯着他。霍华德把修剪过的指甲插进夹杂着一络络银发的头发中。然后走过去审视一张地图，那是当天上午特威德的助手莫妮卡贴在墙上的。这张地图显示着斯堪的纳维亚，从丹麦的西海岸到苏联与东边的芬兰的边界。

“这有什么用？”霍华德问。

“它也许是战场。”

“战场？”

霍华德抖动着他的腿，右手插到夹克兜里，拇指往外突出着——特威德又使他吃了一惊，他几乎从不使用戏剧性的术语。特威德仍旧站着，两手交叠在一起，搁在身前，等待着。莫妮卡，深棕色的头发，机灵的眼睛，看上去是个令人喜欢的女人。她趁机溜进屋子，站立着。特威德点点头示意没事儿，她才不显眼地坐到她办公桌后面。

“从欧洲传来的谣传看，那个美国人，亚当·普罗坎，可

能穿过斯堪的纳维亚。”

“普罗坎究竟是谁？”

“我不知道。谣传谈到美国安全部的某个高级官员打算叛逃去苏联。如果有比金·菲尔比大得多的人物到达莫斯科，你可以想象得到在美国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特别恰巧赶上里根提出在十一月份竞选连任总统的时候！”

“呵，我的上帝。”霍华德倒在房子里唯一的一张皮沙发上，这张沙发是特威德平时用来使来访者轻松轻松，放弃戒备的。“我猜想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儿，但没想到是条大鱼。”

“鲨鱼一般。”

这也不是特威德说话的方式。莫妮卡吃惊地抬起头来，琢磨着特威德。

“为什么是斯堪的纳维亚？”霍华德最终问道。

“那是去苏联的最容易的通道，普罗坎不可能出现在柏林的C检查站。好了，我想知道，你为什么真的让那可怜的家伙纽曼看那部影片？”

“在他看过之后，我偶尔地提起那个名字——亚当·普罗坎。”

特威德瞪圆眼睛，气愤到了极点说：“你想使他去追踪，想利用他外国记者的广博经验把你引到普罗坎那儿去，这就是你的意图，是吗？”

“那将是一件值得我们荣耀的事情。”霍华德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接着说：“如果我们使美国人免遭失败的话，的确的确我们需要建立信誉，在华盛顿的信誉。”

“你打算怎样去建立信誉呢？为了建立信誉，你可以不

顾一切地做一些残忍的事情吗？”

“当他离开大楼的时候，利德伯里跟着他。”

“利德伯里！”特威德毫不掩饰自己的蔑视和憎恶。

“你真的认为纽曼不会在一小时之内发现他了。”他把双手半放在桌面上，身子朝霍华德倾过去，“你知道你刚才做了什么吗？你在棋盘上下错了一着。他将有一个目标——找出谁是杀害他妻子的凶手。”

“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霍华德反驳道，“亚丽克西丝是《世界报》的外国记者——她已经和纽曼闹翻了，因为他们是同行。他们的婚姻仅仅维系了六个月，就触礁了。”

“你认为那会对纽曼有不同？我们得控制一头狂怒的，横冲直撞的大象。从现在起，霍华德——”特威德指着首相的命令。“这份命令上这样说。我认为我们没有什么可聊的了。”

纽曼看到警车停在入口外面，便没有立即穿过贝热斯福德路。反之，他快步穿过圣·马克教堂的庭院。站在教堂的外面，点燃一支烟，听到一阵急促的警笛声。

一辆救护车从富尔曼路方向驶来，停靠在警车旁边。从车上跳下二个人，走到车后将后门打开。然后，抬着一副担架快步地走上台阶。

纺曼仍站在老地方，吸着烟，知道他不再令人注意。恰巧另一个喂尸鬼为灾祸的痕迹吸引住了。几分钟之后，那两个人出来了，担架上抬着个人，头上绑着绷布。但纽曼认出他是早晨他去福诺门咖啡店时交给他邮件的邮差，他等到救

护车开走，把烟扔掉，穿过马路。

通向入口大厅的门敞开着。他被一个身着便衣但一望便知是警察的人阻止了。

“先生，您可以出示证件吗？”

纽曼把名片递给他，朝进来的街道望着。在他刚才教堂外停留的地方，站着一个穿着脏雨衣戴着软毡帽的男人，正饶有兴趣地朝天上望着。但明净的蓝天上并没有喷气客机飞过。

“谢谢您，先生，我是皮科克中士。”

“给我看看你的搜查证。”

“非常聪明，先生。许多人都想不到这点，您大概就是罗伯特·纽曼，那个外国记者……”

“是的！现在我可以看看这一锅粥了吧。那边地毯上是血吗？”

“我想是的，先生。那个邮差遭到了袭击。他们是跟着他进来的，我能跟您一块儿进去吗？您是不是在等着重要的或者是有价值的邮件？”

纽曼沿着他房间的门廊走进大起居室，凸窗临着贝热斯福德路。他扭头答道：

“不。你为什么问这个？”

“您刚才脸色苍白，先生，幸运的是，发生这一切的时候，那位女士出去了。”

“是的，邮差的邮包在那儿，还有信件。我们追来的时候，你问过我什么来着？”

“您是不是在等重要或有价值的邮件？”皮科克用一种警察与有身份的人打交道时惯用的语调重复着。“你说‘没

有’，然后您问我为什么问那个问题。”

纽曼转过身去，用勺子把速溶咖啡舀进棕色的大杯，准备冲开水。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摆脱皮科克。他的时间很少，得安排许多事。

“因为，先生，我们不妨重新设想一下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首先，有人在大厅里击中了那个邮差的头部——也许是用橡皮棒。他们很快检查了他带的邮件，没有发现他们要找的东西。然后冲进您的房间，搜查它——我担心后面的卧室更糟，床单从床上拉了下来，等等。”

“邮差的情况如何？”

“他不要紧，先生。碰巧我们挡住了一辆救护车。我想也就是在那呆一个晚上，最多不过一点头痛。我已经解释过我为什么要问的原因了，可是您——”

“我回答过你了。好了，皮科克，我不想显得没礼貌，但我现在要去英格兰北部赴一个要紧的约会，得赶火车，得收拾行李。”

“我们不久就有人取指纹，先生。”

“我想能有几分钟归我自己支配。如果你不介意的话，皮科克中士——”

“当然，先生。这种事情总是使人震惊。”

皮科克一离开房间，纽曼关上了门。他点燃一支烟，走到窗子跟前，拿起搁在长沙发边的茶几上的电话机。

他拿出电话号码簿，查到芬兰的电话号码。打赫尔辛基时加上个0，又记下了赫尔辛基的号码155。然后，在伦敦号码栏里找出了位于塞恩斯伯里附近的克伦威尔路上英国航空公司的电话号码。

他边拨着英国航空公司的号码，边看到一辆出租车停在利德伯里几码远的地方。车上下来一个丰满的中年女子，边朝利德伯里走去，边瞧着身旁的手提包。纽曼愣住了：莫妮卡，特威德的助手！她是个危险角色！

他透过厚厚的网状窗帘继续观察着。她停在利德伯里跟前，开始和他交谈，手拿一张钞票假装请他兑换。如果纽曼不是一直在望着窗外的话，他是注意不到那辆出租车的。

她谈了两句，便穿过街道。开始和站在台阶上的皮科克交谈。她微笑着，倾听着，不止一次地瞥着纽曼的窗户。然后又笑了笑，似乎是在感谢皮科克。她回头朝出租车走去，上车后，一溜烟开走了。在窗帘后面的纽曼不禁暗暗咒骂起来：有特威德盯他的梢，他不会有他原先指望的那么多时间了。特威德耍的花招要比利德伯里耍的高明得多。

纽曼重拨了英国航空公司的电话，一个姑娘立即就答了话。她答应帮他，今天就有飞往赫尔辛基 BA 668 次航班直飞赫尔辛基。

“离起飞时间还有两小时。”她说道。

“请给我预订机票，我离你那儿大约十分钟路程，多少钱？我有现金。”

“请您稍等片刻，先生。”

纽曼想象着她在支架上查 BA 668 次的表格。他看着自己的表，他得走——得避开特威德，得赶上那趟要命的航班。对方重新拿起了电话。

“您可以预订，先生。”

他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了她，说半小时之内去见她，然后放下了话筒。要去国外旅行，你得具备四个条件：护照、机

票、钱和一个为你预备好的旅馆房间，现在许多大城市总是因为时髦的展览或足球赛而人满为患。

朱莉娅是个三十岁的姑娘，浓密的淡黄色头发，在娱乐场中寻生活，平时十点以后才开始工作。她听见纽曼的敲门声，打开了门。

“请帮个忙，”纽曼开口道，“我正急着赶一趟往北的火车。”

“我已经听说过你的房间出事了。”

“因此我才需要你帮忙嘛。”

朱莉娅把纽曼引进来，关上门。纽曼从皮夹克里抽出一张名片：“你认识这个家伙吧：怀尔德，木匠和锁匠——什么都能来两下子的。请你给他打个电话，让他来把我的房门弄好，然后把新钥匙交给你保存，直到我回来。行吗？”

“我很乐意，喝杯咖啡好吗？不？如果你不在的时候亚丽克西丝回来了怎么办呢？她是不是知道——”

纽曼的脸变得苍白难看，勉强地一笑。朱莉娅把长长的头发从脸边往后拢了拢，更加仔细地盯着他。她对男人的反应很敏感。

“出了什么事吗？鲍勃？就这么一会儿你看上去好象……”

“当然啦，事情糟透了。”

皮科克叉开腿站在大厅的尽头，双手插在夹克兜里。他转过身来，盯着纽曼的手提箱，直率地说：“急急忙忙往北走一趟，你这提箱也太大了些。”

“听说过吗？一个男人一天得换三件衬衣。”

“我们在哪儿能与你联系上？那扇门怎么办？”

“楼下那位淡黄色头发的姑娘会把它收拾好的，直到这桩事儿了结之前，她可以随意到我的寓所里去。”

“取指纹的人来之前，她不能够。我们也需要您的指纹，为了排除嫌疑，您明白吗？”

“我从不主张记录指纹，你们不会从我这里得到指纹，也不能与我取得联系，我得找个旅馆。我明天就回来，将报告地方警察局。”

“我不认为你这样做令人十分满意，先生。”

“我通常遇到问题都是这么办的。那淡黄色头发的姑娘叫朱莉娅。行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得去赶车了。”

走下三级磨得发白的石阶来到街上，他对自己能显得如此若无其事而感到奇怪。他把盘绕在他脑际的恶梦抛到一边，集中思想对付利德伯里，以便尽快把他甩掉。

纽曼向一辆出租车招手，它从勒姆路方向经过十字路口驶来。使纽曼扫兴的是：另一辆出租车紧跟着第一辆出租车驶过来，而且也是空的。他心里闪过一个念头：天哪！差点失去一个甩掉利德伯里的极好机会了。他示意第一辆出租车停下，谨慎地不看街道的另一边，利德伯里在那里张望着。

“请到哈罗德路。”他告诉司机。

当汽车沿着贝雷斯福德路前行时，他透过后窗瞥了一眼。利德伯里果然上了另一辆出租车，开始尾随上来。纽曼对他的计谋开始生效尚感满意，他靠在座位上，从皮夹克里抽出一张银行支票。

在克伦威尔路的十字路口遇上了红灯，他的出租车停了下来。纽曼又往后瞥了一眼，在他的车与利德伯里的车之间

有两辆小车。他俯身向前，把他与司机之间的玻璃板拉开，把支票伸过去。

“给你五美元，我妻子雇了个侦探在后面的车上，遇到交通阻塞时，我会下车，零头归你行吗？”

“行，先生！”

司机从后视镜中盯着纽曼，眨了眨眼。这种情形他常遇到。指示灯变绿了，他沿着克伦威尔路晃进拥挤的车流中。他们不紧不慢地驶近哈罗德路。纽曼又一次向后瞥去，那辆出租车仍旧与他两车相隔，他自己的出租车停在缠结在一起的车群中，纽曼打开车门，跳了出去，砰地把门带上，在停着的车辆间穿行过去，快步来到比彻姆·普莱斯路上。

在他前面，一位女顾客正从一辆出租车下来，看样子要去街边热闹的商店。他等着她付完钱，向后面的街道张望着。没有利德伯里的踪影，他也许还没拿定主意，是继续呆在车里跟踪纽曼呢，还是下车步行追赶纽曼呢？

“您想上哪儿？先生。”司机问道。

“克伦威尔路的塞思斯伯里机场。请从沃尔顿大街走，经过索思肯路。我有急事。”

“大家都有急事。”

纽曼向车内递给他一张五英镑的支票后，他不再吭气了。车子开始行驶，没有进一步的交谈。在他们身后，没有利德伯里的出租车的迹象。

二

特威德搁下电话，看着莫妮卡，一脸的不快。他说：“刚